

明

紀

冊
十三



明紀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災

致仕大學士石瑄卒諡文隱

王守

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

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爭之謫太倉州判 二月癸酉吏部尙書桂

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丁丑振襄陽饑

知州金輅謫戍郭

勦納其賂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予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罷

勛營務奪保傅官階刑部尙書高友璣在告侍郎許瓚等以獄情請
帝憐勛諭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瓚請如常訊具得勛納賄狀乃再
奪其祿友璣尋坐畏縮被劾去瓚進之子也 魯府輔國將軍當漬
請以父子應得祿米佐振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之費息土
木之工詞甚愷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聽辭祿 韃靼八千騎乘
冰犯寧夏總兵官杭雄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王
瓊劾之奪官閒住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麇至乃下馬積鞍爲壘
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旣貴
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 戶部尙書梁材言臣
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
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
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
其他皆嚴爲節帝命武職閒住者仍給半俸餘悉報可經費大省

甲申旱禱於南郊乙酉禱於社稷 給事中王汝梅言比來章奏多

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忤旨切責 劉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

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 升山西潞州爲潞安府置長治縣爲府治

又分潞城縣置平順縣屬之 三月丙申朔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梓宮出王門百官一日臨王汝梅諫不聽 兵部尙書李承勛言朝

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一言宜及

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於議者俾先稔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

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

詔申飭 國子監祭酒陸深言講官撰進奏章閣臣不宜改竄又乞

於訓詁之外凡天下政事得依經比義條悉以聞桂萼等惡之謫延

平府同知 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劉麟
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 中官麥福請盡徵牧
馬草場租梁材不可從之 帝從李承勛言召伍文定還命提督京
營文定至湖廣乞省祭歸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叛酋稱亂之初勢
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
師尚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
文定可罪也又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王軌徇程洸邪說
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乃勒文定軌致仕文定忠義自許欲爲國伸
威爲議者所旁撓廟堂專務姑息故功不克就 河南大饑潘墳駁
諸請振文牒候勘實乃發河南府知府范鏞不待報輒開倉發粟全
活者數十萬民德而頌之墳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及撫
按匿災狀墳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鏞遂爲張經等所劾詔罷墳永不
敘用夏言覈上平賊功墳爲首但資銀幣而已 夏四月考選庶吉

士楊一清列上唐順之等二十人請命官教習得旨以庶吉士之選祖宗舊制誠善邇來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於國無益遂改順之等爲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額侍讀侍講修撰各三員編修檢討各六員著爲令時張璁霍輅爲考官順之等以大禮之議爲非不肯趨附璁又欲傾一清故以立黨之說進而故事遂廢

代王充燿言懿

王當祔廟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廟之數請定祧廟制禮部尙書李時等請始封百世不遷以下四世而祧藏主始祖之室歲暮則出而合祭從之先是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梁材言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也今勲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畿輔屯田自正統間以僉事督理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

帝悉從之 同安縣儒生李如玉詣闕上所註周禮會要十五卷得
旨獎賜冠帶 六月夏言請循弘治故事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
府部堂上文武方面官履歷及舉劾賢否略節奏覽命著爲令 採
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
衷職給事中魏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
前大學士楊廷和卒年七十一子慎聞訃奔告歐陽重請於朝獲
歸葬訖復還自是或歸四川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
視之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
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
覆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秋七月甲午朔下應召錦
衣衛獄右都御史熊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陸粲
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粲希簡獄許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福之
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粲希簡各杖三十釋還職時帝方深疾孝宗

武宗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必欲殺之人以爲冤 劉麟嘗
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覲官麟
止擬賚中官及羣小咸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
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
麟清修真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 江
陰賊侯仲金等作亂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總兵
不設 真人張彥頤知帝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
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歐陽重劾之不
問 韃靼犯靈州王瓊督游擊將軍梁振等邀斬七十餘人尋集諸
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
還 桂萼入內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尙
紛更臣獨主安靜尙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
復溫旨褒之給事中孫應奎並論一清萼及張璁請鑒別三臣賢否

詆萼最力帝令萼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大懼疏辨與一清璫
皆乞休帝報萼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
中王準劾璫私參將陳璠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璫再疏乞休詞
多陰詆一清帝猶溫旨慰諭八月丙子陸粲言璫萼凶險之資乖僻
之學罔上逞私專權納賄尙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侍濁亂海內萼
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璫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
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
託進書資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序
班桂林等居間行賄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
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皆其鄉里親戚也典選僅踰年引用
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
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寺少卿夏
尙朴爲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敵假曆律而結知御史

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尙書李時
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侍郎王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
賁緣改秩躡玷清華皆陰厚於璫而陽附於萼者也璫等威權旣盛
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
社稷患奏入帝大感悟立奪萼官以尙書致仕璫亦罷政列璫萼罪
狀詔羣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而萼爲尤甚法當置刑典特
寬宥之遂下夢鶴等法司以槩不早發與準亦皆下獄 時有詔採
珠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
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
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賢用
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
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非聖政所宜有不聽 壬午始
親祭山川著爲令 劉世揚等盡劾張璫桂萼之黨章下吏部方獻

夫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黜編修金瑯御史儲良才等八人法司訊李夢鶴等皆首服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楊一清言陸粲之疏一清實嫉之并言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劉希簡言璫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嫉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帝下希簡獄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王準富民縣典史璫行抵天津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九月癸巳朔復入閣韜攻一清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旨構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尙書周倫於南京郎中以下皆奪職以許讚代倫讚乃實韜言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請削一清籍詔削夢鶴桂林籍抵吳從周罪復萼散官令一清自陳璫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帝愈疑一清癸丑命致仕去璫爲首輔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

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卹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

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豐熙陳九川時相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更赦不原及卒福建人立寓賢祠祀三人 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帝以爲然己巳命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維垣承宗之子也 雲南鎮守太監杜唐與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羣盜遂起歐陽重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璫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饟後期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璫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夏言等言以軍士一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

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禡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璫乞其覆護璫奸佞不宜在左右璫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己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己除名置不問林富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請罷田寧府爲田州而廢鳳化縣移南丹衛於上林之三里仍屬南寧府從之推官蔡存遠以其父清所著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十一月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

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縣典史 史館儒士蔡圻疏頌桂萼功請召之庚子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監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

與聞耶并圻下吏 劉世揚偕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
珪貞介歿未易名尙書李鑑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
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張璫惡世揚并惡一
鵬因言珪前已賜諡給事言皆妄帝怒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
漢等俸鑑亦奪諡 甲辰振浙江災 戊申禱雪己酉雪丁巳親詣
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韃靼寇大同朔州廷推以左都御史
王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何見驅亟也夏言謂李承
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亦不請言遂與中官趙廷瑞劾憲託疾避
難并劾承勛憲竟罷歸 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張璫夏言用事咸好更張
李時長禮部所建諸典禮率俟他人發端而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
卽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帝愛其恭順

九年春正月言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